

食物市民权、社会阶层 与食品安全危机应对^{*}

毕向阳 晋 军

内容提要 食品安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基于食物市民权的视角,本文采取量化研究分析了不同社会群体面对食品安全危机的应对措施。结果表明,收入高、自我认同为中上阶层的社会群体更可能选择超市绿色食品、社会企业、进口商品/海淘的方式应对食品安全问题。食物市民权测量中的参与、环境因子普遍影响了是否采取措施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模型考虑联立内生性后可看到,权利因子提高了采取进口商品/海淘、社会企业等方式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性,但相反方向呈现负向关系。从有关食品安全危机应对的实践中,既可看到食物市民权普遍性的促进作用,也可看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

关键词 食品安全 应对方式 食物市民权 社会阶层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20.03.004

问题提出

中国一直重视食品安全问题。201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把食品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尽管政府部门十分重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从效果来看,食品安全虽然“总体态势稳定”,但从频繁爆出的一些案例来看,“形势依然较为复杂严峻”,不容乐观。^①作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2003年的SARS和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国内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造成巨大冲击,与食品安全问题也密切相关。二者均属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领域。

基于社会科学角度,食物不只是基本消费或生产技术问题,而且是生物-政治、社会和文化的

过程(Watson & Caldwell, 2005; Parasecoli, 2019)。食品问题总是与社会阶层紧密相关(如De Irala - Estévez, 2000; Wright & Ransom, 2005; Deeming, 2014)。而且,不仅食品安全风险及认知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更值得关注的是,面对食品危机,虽然整体上采取了“食物的社会自保运动”(张丽等, 2017),但不同主体也是“各自为政”:有实力的单位建立起自供基地、内部食堂,形成封闭的食品供给体系;中产阶级则热衷于购买绿色有机食品,或者从替代性食物体系(alternative food system)(参见石嫣等, 2011; 杨嬛、王习孟, 2017; 司振中、代宁、齐丹舒, 2018)中寻求安全感;依赖于主流食品系统(mainstream food system)的普通人群则更多暴露在食品安全

^{*} 本文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主持的“食品安全与社会重建”课题成果之一,感谢课题组成员元昕、陈鹏、颜青琪等人的帮助。文责自负。篇幅所限,省去部分图表,如需完整结果,可与作者联系 jinjun@tsinghua.edu.cn。

风险之下。^②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本文以定量研究的方式分析不同类型消费者面对食品安全危机采取食品安全措施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探讨其对治理现代化的意义。

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整体来看,对于绿色安全食品消费问题,社会科学领域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或者市场研究的角度进行。在内容上,针对的多是基于偏好假设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研究,而非实际选择或行为;方法上也多以较小样本的假设情景或实验方法为主(参见郑明赋,2016),大型抽样调查相对较少。一些社会学的研究(马纛、赵延东,2009;任慈等,2015;金卉,2016)虽然基于大样本调查,但也多以食品风险意识为研究对象,缺少对实际消费行为的测量。

从理论上讲,绿色安全食品消费意愿与行为是一个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复杂现象。尽管以往具体结论不一致,但相关研究(如Hughner et al., 2007; Smith et al., 2009; Dettmann & Dimitri, 2009; Aertsens et al., 2009; Finch, 2006; Aertsens et al., 2011)发现,性别、年龄、教育和收入等消费者特征变量,以及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了解程度、态度乃至一般性价值观等心理学变量,都是影响支付意愿或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国内的研究(如尹世久、徐迎军、陈默,2013;刘军弟、王凯、韩纪琴,2009)基本上肯定了上面各类因素的显著作用。

就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以上区分各类因素的分析均属于微观的分析,基于整体观的研究则相对缺少。食品安全问题本质上是个治理的问题。一些从公共治理或社会资本理论角度的研究强调了食品安全危机的公共性及解决之道(吕方,2010;王建华等,2016;沈秋欢、申俊龙,2018),为食品安全问题应对提供了宏观性视角。然而,对于作为一种公共性危机的食品安全问题来说,缺乏微观主体的社会性基础,所谓公共治理也流于形式。有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谢康等,2017;张明华等,2017)强调了企业和政府作为“社会共治”主体在食品安全问题中的角色和作用,但社会的维度付之阙如。王冀宁等(2016)的研究,建立关于食品安全治理的媒介、政府部门和食品企

业三方动态博弈模型,作为消费者的市民角色仍然缺席。尽管相关研究在理论上强调了公共性-社会维度的重要性(吕方,2010;王建华等,2016),但目前来看,对于国内食品安全危机和绿色安全食品的消费问题,还缺少从作为微观主体的消费者尤其是从市民身份角度出发的经验性研究。

近年来,食物市民权(food citizenship)理论(De Tavernier, 2012; Booth & Coveney, 2015)逐渐兴起,受到学术界重视,并在实践中产生广泛影响。在对食品问题研究中,食物市民权理论强调消费者从“被动的消费者”到“积极的食物市民”的转变(Wilkins, 2005; Booth & Coveney, 2015)。食物市民权为理解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相关研究以案例方式对食品消费作为市民身份建构的途径之一进行了阐释(如Lockie, 2009; Renting et al., 2012)。

按照马歇尔(Marshall, 1992: 18)的界定,市民权是拥有共同体完全成员地位的人所授予的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市民权与社会阶级体系密切相关。现实之中,当一种作为理想的平等制度的食物市民权与现实之中不平等的食品等级结构遭遇,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目前来看,相关领域还缺乏从食物市民权角度切入的量化研究实例。尤其是考虑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化(特别是中产阶层发育)与社会转型的情境,结合国内食品安全问题及相关生产、消费与社会实践的经验性研究还付之阙如。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将从食物市民权的角度出发,采取量化的方式分析个体层面食物市民权意识与绿色安全食品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操作上,本研究从参与行为、权利意识和环境意识三个维度界定食品市民权的概念,并基于前述理论文献假定:(1)绿色安全食品消费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平等;(2)从微观层面来讲,食物市民权意识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差异;(3)食物市民权相关意识与食品安全应对方式存在关联,较强的相关意识水平,与更大概率采取替代性食品安全应对措施相对应。这些假定成立,有助于勾勒绿色安全食品消费行为更为复杂的样态。

调查及数据情况

就食品安全和绿色安全食品消费^③问题,

2018年5月,课题组利用网络进行了在线问卷调查。调查包括面向一般公众的问卷和面向两个专业绿色安全食品生产组织用户的问卷两部分。其中用户卷有效样本339个,公众卷有效样本1028个。本研究使用两个样本合并的数据,有效样本共计1367个。不过在公众卷上合并用户卷,造成样本中食用绿色安全食品者比例上升(由14.6%上升到27.7%),因此实际数据分析中采用公众数据样本估算的相应比例(通过社会组织方式应对食品问题的消费者)对合并后数据进行了加权调整(用户和公众权重分别为0.52633478和1.1816547)。除特殊声明外,所有统计计算(包括因子分析)均是在加权处理的合并数据基础上进行。

本研究中,结果变量是受访对象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不同应对方式,包括“未采取任何措施”等10种类型。本研究中,除了意义不明的其他选项,将多选题应对方式每个选项作为单选题(0、1编码),从而与相关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从一些研究来看,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关注程度、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性判断、对绿色安全食品的相关知识了解程度(如Pieniak et al., 2010; Aertsens et al., 2011; 钟甫宁、易小兰, 2010)等,都对消费者食物选择有影响,本研究设置了相应的态度题(均采用5分制,正向计分,简化起见视为连续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参照类:男)、年龄(参照类:60岁以上)、文化程度(参照类:硕士及以上)、城乡(参照类:城市)、家里是否有60岁以上老人(参照类:否)、家里是否有12岁以下孩子(参照类:否)、家庭收入(参照类:3000元及以下)、自评阶层(参照类:下层)、职业类型(为了便于分析,原13个题项归并为4类,参照类:管理人员)等背景变量。从主要背景比例分布来看,虽然属于网络调查,但样本结构较为正常。

研究发现

1. 描述统计

从公众卷调查结果来看,面对食品安全问题,近八成受访者采取了相应措施,只有21.4%未采取任何措施。

表1 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方式(公众数据,多选题)

	响应数百分比	样本数百分比
单位食堂有特殊供应的安全蔬菜/餐饮	9.6	22.1
购买来自非标农产品生产者/社会企业的安全食品	6.3	14.6
购买有机集市的绿色安全食品	4.5	10.3
购买超市/市场里的绿色安全食品	18.9	43.7
在家/租地种植自家吃的食品	14.1	32.6
从老家农村亲朋好友处获取食品	16.3	37.6
直接从农户购买食品	9.0	20.8
购买进口食品/从海外购买食品	10.4	24.0
没采取额外的措施,正常购买普通食品	9.3	21.4
其他	1.6	3.6
总计	100.0	230.6

具体来看,43.7%的被访者通过选择超市/市场里的绿色安全食品,37.6%的被访者从老家农村亲朋好友处获取食品,22.1%被访者表示单位食堂有特殊供应的安全蔬菜/餐饮,其他结果参见表1。该结果表明,个体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应对措施相当多元化。

对实际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凡是选择未采取任何措施项,其他各项选择均为零,可通过逻辑关系检验。可以看到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大致有三个类型:社会企业和有机集市两种方式更为常见;老家获取、自行耕种、农户购买更为接近;海外购/进口商品与超市绿色及从老家获取是某些个体的应对方式。通过社会企业和海外购/进口商品也有较高的重叠性(相关系数0.2399, $p < 0.000$)。相对来说,单位供应相对游离,与其他方式之间的关系均较弱,属于一种相对独立的食品安全问题应对方式。

2. 因子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设置了包含21个题项的量表用于测量绿色安全食品消费的动机。^④经过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法),并经因子旋转(等方差极大正交法),抽取特征值大于0.9的7个因子,其累积贡献度达到75.0%。根据旋转后因子结构对应的题项的实际意义,分别命名为权利因子、参与因子、环境因子、口味因子、信任因子、安全因子和地位因子。各个因子分别生成相应因子得分,存储为新变量,以供进一步分析使用。

本研究将其中的参与、权利和环境三个维度作为食物市民权的测量维度。三个维度的科隆巴赫 α 系数分别为0.8728、0.9000和0.8005^⑤,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表 2 绿色安全食品消费动机因子分析

	权利 因子	参与 因子	环境 因子	口味 因子	信任 因子	安全 因子	地位 因子	单一性
绿色安全食品低农药化肥残留						0.8926		0.1899
绿色安全食品有助于保证家人的健康						0.7107		0.2937
绿色安全食品味道好				0.8236				0.2105
绿色安全食品营养高				0.8320				0.1872
绿色安全食品新鲜				0.6101				0.3795
绿色安全食品得到相关机构认证					0.8834			0.1794
生产加工绿色安全食品是严格控制的					0.8266			0.2077
有机种植/养殖能源消耗低			0.6362					0.3744
有机种植/养殖对环境友好			0.7842					0.1993
有机养殖有助于保护动物福利			0.8053					0.1908
食用绿色安全食品代表一种生活品质							0.4488	0.4473
食用绿色安全食品是社会身份的象征							0.8615	0.2311
绿色安全食品消费只可能是少数高收入者的事情							0.8444	0.2631
消费绿色安全食品,让我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0.7739						0.2851
绿色安全食品消费者群体中,我体会到更多的合作关系		0.8285						0.2123
绿色安全食品消费过程中,与生产者更多是分享成果的关系		0.7180						0.3174
绿色安全食品生产过程让人有参与感		0.7131						0.3158
享用绿色安全食品是公民的权利	0.7801							0.2753
倡导绿色安全食品理念,有助于公民权利的扩展	0.8102							0.2051
作为公民,应该向更多人推广绿色安全食品理念	0.8014							0.2002
如果可能,我愿意和其他人一道推动绿色安全食品相关政策制定	0.7580							0.2872

* 只显示(绝对值)0.3 以上的因子载荷并同行保留最大的值。

3. 回归分析

以针对食品安全不同应对方式作为结果变

量,相关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相应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3。

表 3 食品安全应对方式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1) 单位供应	(2) 社会企业	(3) 有机集市	(4) 超市绿色	(5) 自行租种	(6) 老家获取	(7) 农户购买	(8) 进口/海淘	(9) 不采取措施
食品安全关注程度	0.253* (0.118)	0.063 (0.120)	0.219 (0.158)	0.119 (0.095)	0.145 (0.102)	0.037 (0.096)	0.225+ (0.119)	0.308* (0.120)	-0.406*** (0.111)
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程度判断	-0.249* (0.105)	0.216+ (0.119)	-0.210 (0.139)	-0.075 (0.090)	0.006 (0.098)	0.170+ (0.095)	0.023 (0.114)	0.193+ (0.112)	-0.037 (0.110)
对食品安全相关知识认知水平	0.139 (0.095)	0.110 (0.094)	0.150 (0.121)	0.065 (0.077)	0.196* (0.083)	0.012 (0.078)	-0.103 (0.093)	0.089 (0.087)	-0.363*** (0.100)
年龄: 20 岁及以下	2.956*** (0.802)	1.496+ (0.863)	0.858 (0.849)	-0.322 (0.668)	1.404+ (0.832)	0.615 (0.905)	0.973 (0.865)	0.250 (1.116)	-1.556+ (0.867)
21-30 岁	1.724** (0.599)	1.134+ (0.610)	-0.317 (0.604)	0.004 (0.403)	1.771** (0.602)	1.703** (0.569)	0.800 (0.620)	1.280* (0.534)	-1.623*** (0.474)
31-40 岁	1.128+ (0.597)	1.385* (0.602)	-0.164 (0.595)	-0.190 (0.399)	1.182* (0.600)	1.630** (0.566)	0.727 (0.615)	1.383** (0.529)	-1.229** (0.467)
41-50 岁	0.277 (0.598)	1.302* (0.595)	-0.606 (0.591)	-0.319 (0.392)	1.020+ (0.596)	1.537** (0.562)	0.869 (0.608)	1.196* (0.521)	-1.131* (0.455)
51-60 岁	0.663 (0.611)	1.112+ (0.612)	-0.387 (0.610)	-0.173 (0.407)	0.727 (0.613)	1.207* (0.574)	0.544 (0.626)	0.986+ (0.536)	-1.200* (0.476)

(续表)

	(1)	(2)	(3)	(4)	(5)	(6)	(7)	(8)	(9)
	单位供应	社会企业	有机集市	超市绿色	自行租种	老家获取	农户购买	进口/海淘	不采取措施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1.938 ⁺ (1.025)	-0.477 (0.673)	-1.577 (1.428)	-0.283 (0.451)	-0.066 (0.442)	-0.589 (0.466)	-0.300 (0.538)	-0.577 (0.583)	0.798 ⁺ (0.454)
高中/中专	-0.852 ^{**} (0.304)	0.305 (0.265)	-0.290 (0.351)	0.167 (0.221)	-0.155 (0.245)	-0.077 (0.225)	0.098 (0.265)	-0.387 (0.276)	-0.000 (0.281)
本科/大专	-0.338 [*] (0.168)	-0.076 (0.179)	-0.297 (0.218)	0.141 (0.145)	0.182 (0.161)	-0.006 (0.149)	0.041 (0.182)	0.153 (0.163)	-0.016 (0.192)
性别: 女	-0.213 (0.149)	0.524 ^{***} (0.149)	0.829 ^{***} (0.192)	0.377 ^{**} (0.120)	0.017 (0.131)	-0.024 (0.124)	-0.068 (0.148)	0.273 [*] (0.138)	-0.305 ⁺ (0.157)
城乡: 农村	-0.001 (0.206)	-0.049 (0.225)	-0.117 (0.297)	-0.346 [*] (0.172)	0.845 ^{***} (0.170)	0.334 [*] (0.168)	0.282 (0.197)	-0.322 (0.218)	-0.328 (0.210)
家中有老人: 是	0.254 (0.166)	0.079 (0.168)	-0.179 (0.205)	-0.085 (0.133)	0.230 (0.147)	0.200 (0.137)	0.126 (0.167)	-0.133 (0.152)	-0.107 (0.170)
家中有儿童: 是	0.009 (0.161)	0.273 ⁺ (0.160)	-0.146 (0.208)	-0.025 (0.130)	0.305 [*] (0.139)	0.119 (0.131)	0.261 ⁺ (0.157)	0.048 (0.148)	-0.464 ^{**} (0.170)
收入: 3001 - 5000 元	0.261 (0.272)	0.601 [*] (0.294)	0.686 ⁺ (0.402)	0.167 (0.208)	-0.354 ⁺ (0.211)	0.287 (0.211)	-0.201 (0.242)	0.064 (0.271)	-0.297 (0.235)
5001 - 8000 元	0.375 (0.276)	0.603 [*] (0.300)	0.532 (0.411)	0.095 (0.214)	-0.379 ⁺ (0.219)	0.300 (0.217)	-0.233 (0.250)	0.537 [*] (0.271)	-0.369 (0.245)
8001 - 10000 元	0.137 (0.311)	1.129 ^{***} (0.320)	0.728 ⁺ (0.441)	0.586 [*] (0.240)	-0.121 (0.247)	0.168 (0.245)	-0.310 (0.285)	1.249 ^{***} (0.290)	-0.589 [*] (0.298)
10001 - 20000 元	-0.165 (0.408)	0.975 [*] (0.387)	0.327 (0.541)	0.672 [*] (0.311)	-0.654 ⁺ (0.348)	0.046 (0.323)	-0.462 (0.389)	1.498 ^{***} (0.353)	-0.585 (0.415)
阶层认同: 中下层	0.008 (0.228)	0.143 (0.237)	0.234 (0.329)	0.362 [*] (0.181)	0.068 (0.188)	0.479 ^{**} (0.182)	0.850 ^{***} (0.230)	-0.034 (0.213)	-0.253 (0.203)
中层	0.164 (0.241)	0.420 ⁺ (0.247)	0.445 (0.339)	0.676 ^{***} (0.194)	0.184 (0.205)	0.484 [*] (0.198)	0.575 [*] (0.251)	-0.018 (0.226)	-0.705 ^{**} (0.237)
中上层	0.211 (0.426)	0.088 (0.411)	0.516 (0.513)	0.494 (0.350)	0.158 (0.380)	0.319 (0.365)	0.955 [*] (0.420)	-0.233 (0.383)	-0.972 ⁺ (0.550)
上层	1.348 (0.884)	1.177 (0.845)	1.533 ⁺ (0.901)	0.355 (0.763)	-0.634 (1.062)	-0.388 (1.055)	0.621 (1.064)	0.707 (0.796)	-1.607 (1.493)
职业类型: 专业人员	-0.540 ^{**} (0.195)	-0.070 (0.199)	-0.294 (0.258)	-0.021 (0.160)	-0.130 (0.173)	-0.156 (0.163)	0.048 (0.193)	-0.200 (0.181)	0.166 (0.209)
普通人群	-0.659 ^{**} (0.201)	-0.008 (0.202)	-0.110 (0.254)	-0.031 (0.164)	-0.143 (0.175)	-0.080 (0.165)	-0.084 (0.199)	-0.159 (0.185)	0.096 (0.214)
其他	-0.256 (0.218)	0.503 [*] (0.218)	-0.267 (0.283)	-0.093 (0.185)	-0.365 ⁺ (0.207)	-0.155 (0.193)	-0.058 (0.233)	0.170 (0.206)	-0.213 (0.254)
权利因子	-0.013 (0.074)	-0.245 ^{**} (0.075)	-0.085 (0.099)	0.009 (0.060)	0.095 (0.067)	0.123 ⁺ (0.063)	0.060 (0.077)	0.240 ^{**} (0.074)	-0.107 (0.072)
参与因子	0.107 (0.072)	0.399 ^{***} (0.075)	0.364 ^{***} (0.097)	0.045 (0.058)	0.210 ^{***} (0.064)	0.125 [*] (0.059)	0.128 ⁺ (0.071)	-0.061 (0.065)	-0.298 ^{***} (0.075)
环境因子	0.169 [*] (0.073)	0.098 (0.073)	0.116 (0.097)	0.024 (0.058)	0.125 ⁺ (0.064)	0.209 ^{***} (0.060)	0.304 ^{***} (0.075)	0.034 (0.067)	-0.213 ^{**} (0.072)
口味因子	0.007 (0.072)	0.199 ^{**} (0.074)	0.207 [*] (0.096)	0.146 [*] (0.058)	0.238 ^{***} (0.064)	0.157 ^{**} (0.060)	0.261 ^{***} (0.073)	0.073 (0.067)	-0.514 ^{***} (0.076)
信任因子	0.088 (0.074)	-0.069 (0.073)	0.189 ⁺ (0.098)	0.245 ^{***} (0.060)	-0.019 (0.063)	-0.138 [*] (0.059)	-0.118 ⁺ (0.070)	0.081 (0.067)	-0.087 (0.075)
安全因子	0.054 (0.071)	0.200 ^{**} (0.074)	-0.200 [*] (0.088)	0.074 (0.058)	-0.036 (0.062)	0.150 [*] (0.060)	0.070 (0.072)	0.167 [*] (0.068)	-0.093 (0.074)
地位因子	0.016 (0.072)	-0.022 (0.071)	0.059 (0.093)	-0.089 (0.057)	-0.120 ⁺ (0.062)	-0.074 (0.058)	-0.119 ⁺ (0.069)	0.002 (0.065)	0.030 (0.074)
_cons	-2.542 ^{**} (0.954)	-5.628 ^{***} (1.015)	-3.098 ^{**} (1.172)	-1.220 ⁺ (0.723)	-3.535 ^{***} (0.895)	-3.781 ^{***} (0.850)	-3.608 ^{***} (0.982)	-5.288 ^{***} (0.945)	3.887 ^{***} (0.881)
N	1367	1367	1367	1367	1367	1367	1367	1367	1367
LL	-644.748	-640.735	-432.381	-895.697	-795.555	-870.213	-660.712	-723.955	-607.068
Pseudo R ²	0.102	0.114	0.106	0.064	0.086	0.051	0.055	0.107	0.141

括号内为标准误;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从结果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食品安全问题关注程度高,降低了不采取措施的可能性,而增加了对购买进口商品或者海淘方式的选择。单位供应方式与食品安全关注程度之间呈正相关,而与对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程度判断呈现负向关系。这可能是因为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很严重的人选择了其他替代应对方式。^⑥

从其他方式的回归模型输出结果来看,人们对食品安全严重程度的判断的确影响部分应对方式的选择,如对食品安全问题判断越严重,越有可能购买进口商品或海淘。对于其他方式,人们可能是因为对这种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性认识较为普遍,对应对方式选择的作用统计上并不显著。只是因为单位供应和购买进口商品/海淘这两种方式属于两个“极端”,才出现显著的结果。对食品安全相关知识更为了解的人更可能采取措施应对食品安全问题。不过具体来看,主要是显著增加了自行租种的可能性,可能是因为这种方式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

社会企业方式、进口商品/海淘、自行租种这类替代性食物供应系统与年龄关系显著,中青年更可能选择这些更为时尚的方式。从本次调查实际填答情况来看,年龄对是否采取单位供应方式统计上显著。年龄越轻,越可能通过单位供应渠道。从文化程度和职业类型看,高文化程度、管理者更可能选择单位供应渠道。

可能出于家庭劳务分工差异,相对于男性,女性对社会企业、有机集市、超市的绿色食品的选择发生比要高。农村人口更可能采取自种、老家获取等方式,而非通过购买超市绿色食品方式。家中有12岁以下儿童,降低了不采取措施的可能性,增加了对通过社会企业、自行租种方式的选择。具体来看,家中有12岁以下儿童选择不采取措施的发生比(odds ratio)是家中有12岁以下儿童的61.0%。

整体来看,阶层与食品安全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假设1整体成立。收入越高,越可能选择超市绿色食品、社会企业、进口商品/海淘的方式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相对来说,自我认同为中上阶层群体中,社会企业、超市绿色食品、自行租种等方式的选择越普遍。从职业类型来看,与管理人员相比,专业人员、普通人群通过单位供应的可能性

显著要低。

参与因子、环境因子、口味因子对于是否采取措施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影响显著。口味因子对选择社会企业、超市绿色食品、自行租种和农户购买等方式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控制相关变量后可以看到,权利因子与进口商品/海淘方式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与选择以社会企业等方式之间呈现显著负向关系。相比之下,对口味、安全的追求显著影响这一方式的选择。整体而言,权利因子与是否采取措施之间关系统计上并不显著,可能与分项关系中正负效应抵消有关,不过趋势上是权利意识越强,越是降低了不采取措施的可能性。此外,参与因子与社会企业、有机集市、自行租种等方式的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关系。地位因子对自行租种、农户购买(可能与这些方式不够“上档次”有关)有显著负面影响,不过也并没有显著增加对其他方式的正向影响。

4. 路径分析

鉴于食物市民权之权利意识水平与食品安全对方式之间可能存在联立内生性,以下使用非递归路径分析模型重点对社会企业和海外购/进口商品两种应对类型与权利意识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检验。^⑦简化起见,模型只保留对内生变量统计上显著的因素。

从结果来看,以食物市民权之权利意识为结果变量的模型中,应对方式选择和食品安全相关意识变量系数统计上显著,假设2整体上得到支持。非递归模型结果中,权利意识对是否选择特定应对方式的效应得以校正,均具有正向作用。^⑧应对方式选择不仅受到权利意识的显著作用,由于取决于支付能力等因素,与社会阶层也具有密切关系,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背景变量均显著影响应对方式的选择;食品安全相关意识也通过权利意识间接影响应对方式选择。然而,如果在对食物市民权之权利意识为结果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增加背景变量,系数均不显著,最终模型中不再保留背景变量。^⑨

在上述设定下,结构方程模型中应对方式选择对背景变量回归模型的偏回归系数为正,而权利意识对应对方式选择为负,所以在简约模型中权利意识对背景变量的回归中系数应该也为负值,这与前者对后者直接进行回归的结果相同。

表4 特定应对方式与权利意识之非递归路径分析

	(1) 社会企业	(2) 进口/海淘
是否选择		
权利因子	0.200(0.108) +	0.363(0.097) ***
家中有儿童:是	0.187(0.082) *	0.008(0.085)
食品安全相关知识认知水平	0.131(0.049) **	0.086(0.052) +
年龄:20岁及以下	0.831(0.478) +	0.136(0.653)
21-30岁	0.508(0.315)	0.652(0.317) *
31-40岁	0.643(0.310) *	0.682(0.317) *
41-50岁	0.552(0.309) +	0.524(0.314) +
51-60岁	0.529(0.321) +	0.479(0.326)
收入:3001-5000元	0.156(0.148)	0.074(0.148)
5001-8000元	0.187(0.146)	0.338(0.148) *
8001-10000元	0.510(0.157) **	0.845(0.157) ***
10001-20000元	0.609(0.191) **	1.070(0.195) ***
阶层认同:中下层	0.107(0.122)	0.068(0.127)
中层	0.309(0.129) *	0.136(0.132)
中上层	0.267(0.224)	0.017(0.228)
上层	0.694(0.347) *	0.415(0.418)
权利意识		
是否选择:是	-0.302(0.114) **	-0.221(0.108) *
食品安全关注度	0.180(0.042) ***	0.203(0.043) ***
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程度判断	0.375(0.040) ***	0.382(0.041) ***

括号内为标准误;省略截距;+p<0.1,*p<0.05,**p<0.01,***p<0.001。

在权利意识为结果变量的模型或简单回归模型中,背景变量尽管统计上基本不显著(即基于本数据假设2并没有得到确切证据的支持),但趋势上随着收入增加、自我认同社会阶层提高,食物市民权之权利意识水平有下降的趋势。将自我认同社会阶层与食物市民权之权利意识聚类^⑩进行对应分析,的确可以明显看出其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上、中上层食物市民权之权利意识低;下、中下层食物市民权之权利意识处于较高水平;中层则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同时因为阶层越低则更少可能采取特定食品安全应对方式,结果导致应对方式选择对权利意识的回归系数为负。

结论与讨论

食品安全危机不是单一行业或领域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食品安全是一个资源和生活机会如何分配问题,涉及所谓“食品正义”(food justice)的基本原则。保障公众基本的健康权利和生命机会平等,必须有一套公平的资源分配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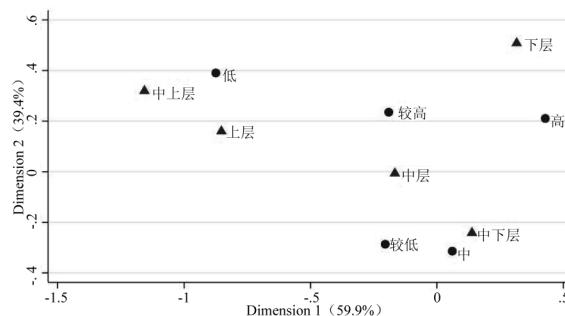


图1 食品市民权之权利意识与自我社会阶层认同对应分析

博弈机制,这又有赖于一个均衡的利益表达体制和公共治理结构,以及发育成熟的微观权利主体。

在本研究的结果中,总体而言,参与因子、环境因子显著影响了是否采取措施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选择,权利因子具体影响了个别方式选择。如果将权利、参与和环境意识作为食物市民权的主要维度,那么可以得到结论: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的情况下,食物市民权之权利意识越高,主体越可能采取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措施。然而同时也可以看到,不同阶层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方式存在的分化因素。虽然不同社会阶层都有一定比例成员具有较高水平的食物市民权权利意识,且高食物市民权之权利意识整体上也促进了相应应对方式的选择,但普通群体因为受制于信任或支付能力,采取应对措施相对要低,能够实际选择具有较高条件要求的替代性食物渠道的主要还是部分高社会阶层成员。然而由于趋势上高社会阶层人群食物市民权之权利意识有下降的趋势,结果一定程度上造成选择相应应对方式权利意识并没有提高,甚至有所降低。当然,实际中也有可能是因为特定应对方式作为一种自救行动,对部分主体而言因为已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所以相对于其他阶层而言,没有增加甚或降低了对食品方面的权利诉求。这些情况与当前中国替代性食物运动的发展不充分有关,但整体意义上也反映出中上阶层保守或稳健性的一面。

总之,在应对食品安全的问题上,既要看到食物市民权的整体促进作用,不同阶层都有相应比例拥有较高水平的食物市民权之权利意识,也要看到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并非选择相应替代食品供给方式的群体一定更支持食物市民权之权利

维度的扩展。这似乎与简单使用食物市民权理论解释食品有关生产与消费运动的案例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距。然而无论如何,整体来看,替代性食物获取方式对参与者食物市民权之权利意识的影响与阶层差异密切相关。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下,这一点的意义相当突出。从历史上来看,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各社会阶层的食物相关市民意识与实践的实质推进。美国当前致密的食品安全体系,从起源上来讲正是社会进步运动的历史成果,其完善和有效运作有赖于美国公共治理的社会结构基础。对当代中国来说,面对食品安全乃至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问题,究竟靠不同阶层个别化解决抑或政府运动式治理的方式,还是推动一场吸引不同阶层在共识基础上最大化参与的社会进步运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 ①吴跃伟《食药监总局局长:食品安全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澎湃新闻,2017年2月27日,见:<http://news.sohu.com/20170227/n481812592.shtml>,最后查阅于2018.10.30。
- ②正如有研究(许惠娇、贺聪志、叶敬忠,2017)指出的,社会底层民众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往往是最直接和最早的受害者,健康食品消费呈现出阶层分化的现象,食品安全风险呈现出“下移”的态势。
- ③在操作上,本次调查“绿色安全食品”在广义上指消费者认为比较放心的、安全程度高于普通市场食品的食品,不仅仅包括有关机构认证的产品。
- ④量表设计(非社会性维度)部分参考(Ueasangkomsate & Santi-terakul, 2016)。本次调查量表含24个题项,由于可能存在争议或难以归入当前因子结构且载荷在不同因子间较为接近的题项,实际分析去掉了“绿色安全食品不含转基因”“绿色安全食品不含防腐剂和人工色素”“绿色安全食品有利于本地农民利益”题项。
- ⑤ α 系数计算不支持加权。
- ⑥然而,由于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该结果可能也部分意味着这样一个群体非常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但相对来说并不认为问题很严重。因为单位供应方式较为特殊,更可能是采取这种应对方式在先,所以第一种可能性更大。
- ⑦非递归路径分析使用Mplus进行,设置应对方式选择为类别变量(二分),PARAMETERIZATION = THETA,加权。
- ⑧除了“超市绿色”(可能因为过于普通)外,其他几种方式结果中相应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相同。“不采取措施”编码相反,结果系数也正好相反。
- ⑨实际上,也可以将方程1代入方程2可以得到简约模型。简

约模型转换意味着将背景变量通过应对方式选择间接影响权利意识转换为直接作用。因为其中包含了背景变量,为了避免重复,所以最终方程2中未保留基本背景变量。

- ⑩聚为5类。其中,“高”占22.1%、“较高”占29.7%、“中”占27.0%、“较低”占16.8%、“低”占4.5%。

参考文献

1. 金卉《社会分层视角下的城乡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意识——基于CSS2006-2011数据的分析》,《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 刘军弟、王凯、韩纪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
3. 吕方《新公共性:食品安全作为一个社会学议题》,《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
4. 马纛、赵延东《北京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5. 任慈、李洪宇、张文博等《我国10个城市不同阶层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度及行为态度调查》,《职业与健康》2015年第18期。
6. 沈秋欢、申俊龙《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研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7. 石嫣、程存旺、雷鹏等《生态型都市农业发展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兴起相关性分析——基于“小毛驴市民农园”社区支持农业运作的参与式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8. 司振中、代宁、齐丹舒《全球替代性食物体系综述》,《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5期。
9. 王冀宁、陈森、陈庭强《基于三方动态博弈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研究》,《江苏农业科学》2016年第5期。
10. 王建华、葛佳焯、朱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
11. 谢康、刘意、肖静华等《政府支持型自组织构建——基于深圳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7年第8期。
12. 许惠娇、贺聪志、叶敬忠《“去小农化”与“再小农化”?——重思食品安全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8期。
13. 杨嫒、王习孟《中国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与多元主体参与:一个文献综述》,《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14. 尹世久、徐迎军、陈默《消费者有机食品购买决策行为与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
15. 张丽、王振、齐顾波《中国食品安全危机背景下的底层食物自保运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2期。
16. 张明华、温晋锋、刘增金《行业自律、社会监管与纵向协作——基于社会共治视角的食品安全行为研究》,《产业经

- 济研究》2017年第1期。
17. 郑明赋《有机食品支付意愿研究现状述评》，《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18. 钟甫宁、易小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与购买行为的差异分析——以南京市蔬菜市场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9. Aertsens, J., Mondelaers, K., Verbeke, W., Buysse, J., & Van Huylenbroeck, G.,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Knowledge on Attitude, Motivations and Consumption of Organic Food”, *British Food Journal*, 2011, 113 (11): 1353 – 1378.
 20. Booth, S. and Coveney, J., *Food Democracy: From Consumer to Food Citizen*, Singapore: Springer, 2015.
 21. De Irala – Estévez, J., Groth, M., Johansson, L., Oltersdorf, U., Prättälä, R., & Martínez – González, M. A.,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ocio – Economic Differences in Food Habits in Europe: Consumption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000, 54(9): 706 – 714.
 22. De Tavernier, J., “Food Citizenship: Is There a Duty for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2012, 25(6): 895 – 907.
 23. Deeming, C., “The Choice of the Necessary: Class, Tastes and Lifestyles: A Bourdieusian Analysis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2014, 34(7/8): 438 – 454.
 24. Dettmann, R. L. and Dimitri, C. “Who’s Buying Organic Vegetable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US Consumers”, *Journal of Food Products Marketing*, 2009, 16(1): 79 – 91.
 25. Finch, J. E. “The Impact of Personal Consumption Values and Beliefs on Organic Food Purchase Behavior”, *Journal of Food Products Marketing*, 2006, 11(4): 63 – 76.
 26. Hughner, R. S., McDonagh, P., Prothero, A., Shultz, C. J. and Stanton, J. “Who Are Organic Food Consumers? A Compilation and Review of Why People Purchase Organic Food”,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Review*, 2007, 6(2/3): 94 – 110.
 27. Lockie, S., “Responsibility and Agency within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Assembling the ‘Citizen Consumer’”,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09, 26(3): 193 – 201.
 28. Marshall, T. H.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T. H. Marshall & T. Bottomore (ed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pp. 3 – 51). London: Pluto Press, 1992.
 29. Parasecoli, F. “Eating Power: Food,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 Marttila (ed.), *Discourse,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 129 – 153.
 30. Pieniak, Z., Aertsens, J. and Verbeke, W.,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knowledge as determinants of organic vegetables consumption”, *Food Quality and Preference*, 2010, 21(6): 581 – 588.
 31. Renting, H., Schermer, M., & Rossi, A., “Building Food Democracy: Exploring Civic Food Networks and Newly Emerging Forms of Food Citizen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2012, 19(3): 289 – 307.
 32. Renée Adams, Almeida, H., & Ferreira, D.,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nder – CEOs and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2009, 16(1): 136 – 150.
 33. Ritson C. & Li W. M., “The Economics of Food Safety”, *Nutrition and Food Science*, 1998, 98(5): 253 – 259.
 34. Smith, T. A., Huang, C. L. and Lin, B. H., “Does Price or Income Affect Organic Choice? Analysis of US Fresh Produce User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2009, 41(3): 731 – 744.
 35. Ueasangkomsate, P. and Santiteerakul, S., “A Study of Consumers’ Attitudes and Intention to Buy Organic Foods for Sustainability”, *Procedia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6, 34: 423 – 430.
 36. Watson, J. L. & Caldwell, M. L.,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Food and Eating: A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37. Wilkins, J. L., “Eating Right Here: Moving from Consumer to Food Citizen”,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05, 22(3): 269 – 273.
 38. Wright, W., & Ransom, E., “Stratification on The Menu: Using Restaurant Menus to Examine Social Class”, *Teaching Sociology*, 2005, 33(3): 310 – 316.
- 作者简介: 毕向阳,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晋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081
- (责任编辑: 毕素华)